

南方文丛

春树集

连士升著

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南方文丛

春树集

连士升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南方文丛

李汝琳主编

春树集

连士升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2004年9月7日简体字初版

定价: \$20.00

自序

中国的散文，真正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源远流长。先秦诸子及两汉大师不必说，光是唐宋八大家的磅礴的气象，明代小品文著者的闲适的作风，明清小说作家的洗炼的文字，就够一般士人研读一辈子，也不会领略得多少。

在选学上，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，是散文韵文并收。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，才单独玩味历代散文的杰作。曾国藩是兼备昭明太子和姚鼐的特长，一面编纂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一面选辑《十八家诗钞》。撇开韵文不谈，光是《古文辞类纂》和《经史百家杂钞》这两部书，就使年青的学者知道中国的散文的遗产是多么丰富。

中国的几部著名的小说，如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多是洋洋大观，非普通中学生所能看得完。自五四运动以来，一般中国的中文课本，多数都精选上述几部小说做教材。虽然课本所载的不过是一鳞半爪，但一般读者已经被它们的魔力吸住，一有机会，非把原书找来研读几遍，不能了却心愿。

过去四十年间，在中国文坛上，成绩最优越的，首推散

文；表现得最蹩脚的，莫过于新诗。因为散文有凭藉，新诗没有凭藉。散文的路子很宽，无论含蓄或畅达，都能够左右逢源。白话诗的路子很窄，稍微不小心，不是受旧诗的对偶、音节、脚韵的影响，便是逃不了西洋诗的思想和结构的支配。要独立门户，自成一家，相当不容易。

当我年青的时候，我也曾学写新诗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给我的评语是，“这似乎是分行写的散文。”经过老师的审定后，我不敢再写新诗了。我觉得，与其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去做分行写的散文，不如干脆学写一些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。这样一来，散文的分量可以加重，效果也加强，同时，也不至使新诗受了负累。

战后十几年来，我是一心一意地向散文进军。我曾学写游记、传记、散文。这个集子，就是多年的习作的一个结集。

为什么我把这个集子名叫《春树集》呢？

说来也有缘故。

水浒传序说：“快意之事莫如友，快友之快莫如谈。”这两句话是先得我心。你瞧，儿童时代所受的责罚，并非什么体罚，而是一班同学和他隔离，不喜欢和他玩。同样的，坐监的讨厌，就是把一个嫌疑犯和亲戚朋友隔开。

为着追求真挚的友谊，我越想越觉得杜甫那首《天末怀李白》的诗篇的可爱，尤其最后四句：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何当一樽酒？相与细论文。”更是紧握我的心灵。因此，我把这个集子叫做《春树集》，下一个集子名为《暮云集》。这并不是借重诗圣的名气来提高自己的地位，而是表白我对于朋友是一往情深罢了。

近来工作稍微忙碌，业余的时间，对于印度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，所以学写散文的时间不算太多。假如再花十年工夫，能够完成一部《暮云集》，那么我就算能够避免开空头支票的罪名了。

连士升

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1
---------	---

上 卷

春到人间·····	1
我的父亲·····	8
鬼门关·····	13
云海楼·····	24
期颐园记趣·····	30
开一亿万年之太平·····	35
大学生的使命·····	43
艺术与人生·····	49
中国的散文·····	56
论传记文学·····	75
传记与电影·····	82
罗蜜欧与朱丽叶·····	88
忠与恕·····	94

河内远东博古学院·····	99
我理想中的记者·····	104

中 卷

班扬·····	110
佛兰克林·····	130
巴尔扎克·····	150
雨果·····	153
左拉·····	159
萧伯纳·····	163
邱吉尔·····	181

下 卷

查卡里亚编:《尼赫鲁研究》·····	191
尼赫鲁著:《演讲集》·····	198
尼赫鲁编著:《旧信一束》·····	205
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》·····	211
何其芳著:《还乡杂记》·····	218
何其芳著:《刻意集》·····	223
张天翼著:《春风》·····	228
《中国现代散文选》·····	234
温源宁著:《不大了解》·····	241
李冰人、谢云声同编:《郁达夫纪念集》·····	245

《严几道先生遗著》	249
《伍连德自传》	255
韩槐准著:《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》	261
李星可著:《我谈京戏》	264
莫里光著:《印度之行》	267
萧遥天著:《语文小论》	269
凌叔华著:《凌叔华小说选》	271
《刘抗画集》	274
后记	278

春到人间

晴天雷动，大地春回，周遭显着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春，你是美丽的象征。当寒风凛冽，白雪飘飘的隆冬，多数树木的叶儿早已脱落得一干二净，梁上的燕子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连哈巴狗也懒得动弹。

可是春啊，世间万物一闻到你的气息，马上显着生机。万古长春的松树不必说，谦冲雅淡的修竹也不必说，和松竹结为三友的腊梅，当你开步踏进人间的时候，便觉得心花怒放，个个争先恐后地向你大献殷勤。梅花的秘密行动，也许会瞒骗得一般俗人，不过很难逃诗人的慧眼。你瞧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光是这么一个“闹”字，就够我们普通人苦思三年，也没法子想得出来。

春天好，最好要看柳絮和杨花。袅娜多姿的杨柳，经过严冬一再摧残后，特别露出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；可是春天一来，它就活泼泼地苏醒过来。它一天一个样子，由鹅黄到淡绿，由抽芽到垂丝，还不是一二十天内的事情？

春天好，最好要看淙淙的江流。当春天来临，崇山峻岭的积雪逐渐融化，这些澄莹清洁的雪水，由千山万壑，汇流到

溪涧湖沼；由溪涧湖沼，合并于江河。本来水量相当干涸的江河，一旦得到这么一笔横财，不知不觉间膨胀起来。这种情形，那些为蜗角虚名，蝇头薄利搅得头昏眼花的人也许想不到，可是走路时比哲学家还沉重的鸭儿却看得很透彻。不然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这么一个名句就落了空。

春天好，最好要看天真的儿童。当隆冬的时候，户外北风刺骨，一般儿童都用棉衣扎得紧紧，显着臃肿不堪，可是春天来临，他们便脱下寒衣，整天蹦蹦跳跳，玩玩笑笑，那苹果色的脸庞，轻盈的脚步，活泼的举动，使人看了非常开心。

春，你是温暖的化身。生命是否富有意义，全看它是否有一些温暖的人情味。有了温暖的人情味，虽然物质匮乏，大家也过得很舒服。不然，像白头宫女那样，打到冷宫，一辈子闻不到一点春的气息，尝不到半丝人情味，这就是白活了。

要温暖须从家庭做起。十九世纪的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，他心目中的革命的女性娜拉，须走出家庭。不过娜拉走出家庭后，许多问题还不能够解决。我承认，无论男的或女的，除要受高深教育，使经常独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

四十二年前，苏联成立革命政府后，许多人认为，一有家庭的观念，便算是小资产阶级的落伍思想。但是四十二年后的今天，连最革命的人也觉得家庭可爱了。你瞧，克鲁雪夫访问美国的时候，随行的大批人马中，还是少不了太太、女儿、女婿，这无非证明血浓于水，从有血统关系的人物里，更能够得到一些温暖的人情味。

家庭要保持长期的温暖，单纯一个“爱”字还不够，最好要加上一个“敬”字。凡是能够“相敬如宾”的夫妇，离婚吵架的机会，恐怕要减少到最低限度。不但夫妇要相敬如宾，连兄弟姐妹之间，也要敬爱。相反的，假如一方是毫不客气地乱开玩笑，结果，难免要拉破脸皮。脸皮一经拉掉，以后裂痕长在，要弥补也十分困难。

温暖也应该从学校做起。本来读书是人生快事，可是自学校成为学店后，问题可复杂了。学店所要求的是学费、膳费、宿费、杂费、以及其他种种名堂的费用，不过交得起费用的，不见得会读书，能够读书的，又交不起费用，于是万仞的宫墙，便变成冷酷无情的地狱了。

考试的目的，在于考验学生，看看他们所学习的东西是否能够完全消化。经得起考验的，须多教一些；经不起考验的，须重新学习，把基础打得结实后，再教新的东西。这办法多好！

可是，经过长期的演变后，考试制度慢慢变质了。有些学校为着改善学生考试的成绩，不惜采取“填鸭式”的教学法，整天教学生死读试题，或考试问答一类的书，舍本逐末，试题重于课本，课本重于一切课外书。上课毫无趣味，等到文凭到手，书籍便束诸高阁，见书如见虎，再也尝不到读书的真滋味了。

婆婆打媳妇，等到媳妇变成婆婆后，她又重打下一代的媳妇。教师箝制学生，等到学生变成教师后，他又加强箝制下一代的学生。什么叫做温暖？什么叫做人情味？这些人根本不知道。既没有温暖，又没有人情味，春的意义完全失掉了。

春，你是和平的代表。当人们提到春风和煦的时候，他们不仅注意到它的温暖，而且特别关心到它的和平的气象。真的，当一般亲友聚集一堂，大家促膝谈心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，那时，你最好运用“满座生春”这么一个句子来形容整个和平的气氛。

和平养无限天机。因为上天最大的美德，在于“好生”，要“好生”，须努力倡导和平。

记得一九四九年，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开会的时候，一代画师毕加索，曾画一幅白鸽来做该会的标志。你瞧，白鸽性情温和，举止斯文，它既不贪食，又不爱侵略。它的大部分时间，都用来翱翔，一夫一妻，夫唱妇随，它们除谈情说爱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坏念头。在欧洲各国，差不多每块空地，每个广场，都有成群的白鸽在草地上觅食。任何人都不敢伤害它们。日子久了，它们也相安无事，对周遭的人们有绝对的信任，尤其威尼斯圣马阁广场的白鸽，数目上万。它们那么大方，那么廉洁，无论肚子多么空，它们绝对不敢随便偷吃小贩在摆摊上的半粒玉蜀米，直到游客破钞，把一包一包玉蜀米买来，放在手掌中，或者扔在地板上，它们才敢以偎偎贴贴的姿态来吃东西。假如人类都学习白鸽那么自重、自尊、自信，那么国防的屏藩可以全部拆除，家家户户连晚上也不必关门了。

战后世界有个最庞大的组织，这就是联合国。虽然联合国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但它为和平的努力，差不多没有一天松弛下来。

联合国的国徽，是用嘉禾来烘托地球，“禾”与“和平”的“和”字谐音，人们一提到和字，似乎心平气和，没有

一丝半厘恐怖的感觉。又，嘉禾是人类主要的食粮，人类才会生生不息，把生命无限制地延长下去。

白鸽和嘉禾，都是和平的标志，一个动物，一个植物，有生也有死，它们的生命是有限制的。只有春，它是天地的菁华，不生不灭，万古长春，所以在和平的意义上，用春来代表，比较用白鸽与嘉禾更深刻，虽然春是抽象的，不如白鸽与嘉禾那么具体，能够用彩笔表现出来。

生长在热带的人，对于春的意义，也许没有什么认识；对于春的滋味，也许没有什么感觉。

这儿没有北风刺骨的隆冬，当然也没有东风拂面的新春。

热带得天独厚，炎炎的骄阳，充足的水分，造成无限的光和热。这些光和热化成无比的能量，使一切生物很容易繁殖。

慢说南洋各地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，光是各种植物，它们都能够很快地长成。植物如此，人类也没有例外，这儿有半打以上的儿童的家庭是再平常不过。假如是一夫多妻的家庭，二三十个儿女也不会使人惊奇。

当风日晴和的清晨，我独自跑到嘉宾酒店的屋顶花园，举目四望，只见到处都是一片深绿。它象征着壮健，它也表现着诚实。因为周遭是一片的深绿，偶尔万绿丛中一点红，人们倍觉喜爱。别的不用说，光是胡姬、夹竹桃、红毛丹、四季红等花卉，已经成为当地的著名园林，甚至普通家庭最好的点缀品了。

由于天时关系，南洋的青年男女，多是热情奔放、天真活泼。

这儿的生活条件比较简单，衣、食、住、等问题都容易解决。日常生活既然不成问题，于是人们就用不着怎样勾心斗角，有一天过一天。这种乐天知命的精神，使人很容易满足，同时，因为人们太过容易满足，所以他们的进取的精神便相对地受阻碍。

在南洋，各种宗教都相当发达。我曾细心思索这问题，我所得的结论是：宗教的发达是和生活有直接关系。在哀鸿遍地的饥荒年头，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的区域，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。在那种环境下，人们只想怎样解决下一点钟，下一分钟的问题，谁也没有那么闲情逸致来探讨来生。

南洋的善男信女之所以时常焚香膜拜，为的是目前生活问题已经解决，剩下的是要解决来生的问题。中外古今的帝王，当他们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后，他们就想遣派方士寻觅长生不老丹。帝王做后做神仙，这本来合乎逻辑。南洋生活条件这么简单，各种问题这么容易解决，所以人们也喜欢信仰宗教，这本是顺理成章，毫不足怪。

北国的人们尝到春的滋味，懂得春的意义，可是他们在隆冬时期所付出的代价，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够想像得到。

南洋的青年男女们，你们真是天之骄子。你们从来没有看到枯槁黄萎的颜色，你们也极少看到鹄形菜色的脸孔。相反的，你们一辈子在繁盛、富裕、快乐的环境中生长出来。用最低限度的劳力，博得最高限度的享受，你们所过的比神仙仅差

一级的生活，把功利主义哲学家的全部理想，毫不费力地实现了。

你们的享受既然这么丰富，所以你们应该对于世界和平多负些责任。

说来怪可怜。一百七十年前，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榜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三大口号，现在还是一些空洞的名词。要把三大口号，一一变成事实，仍须我们特别加工。事实上，只有人类普遍享受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和平女神才肯跟我们见面。

世界和平实现后，人们才能够很愉快地高喊一声：“春到人间”。

一九五九年圣诞节
志于新加坡云海楼

我的父亲

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——诗经

我的先父既没有做过大官，也没有发过洋财；既没有扳起脸孔，代天行道，又没有带过百万大军，牺牲人家的血肉来建立自己的功名。因此，他一生名不见经传。《国际名人录》里当然没有他的大名，中国国史馆也不会替他立传，至于《福建通志》、《福宁府志》、《福安县志》也找不到他的名字。

先父劳碌一生，遭着没没无闻的处分，死后会瞑目吗？我想，他不但会瞑目，而且会含笑于九泉。用孔子的话来说，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是再恰当不过。

先父讳绶昌，号云孙。我想“云孙”这个名字，大概指他是我的曾祖“云阶”先生的孙子的意思。现在我名字“子云”，几年前我的女儿初学写作时，取个笔名“浮云”，我们一家几代人对于云这么有兴趣，这倒不坏。假如我们喜欢云，为的是云很清高、自由、活泼，那才可以算是云的知己。假如我们喜欢云，为的是根据“云从龙”这句话，把自己以“真命天子”的候补人自居，那可糟透了。